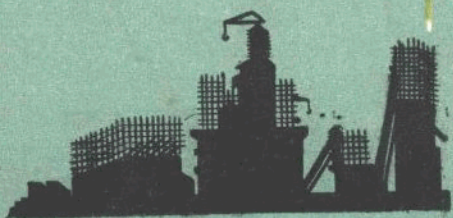


建筑兵之歌



青海省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编
青海人民出版社

0508

建筑兵之歌

青海省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编

*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青海印刷厂印刷

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737×1092毫米 1/36 · 印张 $\frac{2}{3}$ · 15,000字

1959年11月第1版 1959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700

*

统一书号：10097·143

定 价：(3)0·11元

PDG

·独幕话剧·

建筑兵之歌

李 振

人 物：李 申 二十七岁，构缝组长。特等先进生产者，共产党员，复员军人。

小 刘 二十一岁，青年工人。聪明，调皮，会编快板。

何大宝 二十四岁，青年工人。急躁憨厚，爱玩篮球。

王福贵 三十岁，工人。敦厚，沉默寡言。

丁工长 四十岁，工地工长。工作教条而保守，后在先进工人影响下有所转变。

王书记 四十四岁，工区党支部书记。

高 芬 二十二岁，人民医院干部。女，甲方代表。是个积极热情的好姑娘。

时 间：1959年夏。

地 点：城郊某工地一角。

布 景：舞台左侧有一棵大树，树上斜立一面奖旗。树后露出帐篷的一半，帐篷前放着一个大园木，供人们休息时用，木头旁放有水壶和碗。正面是一段又破又矮的土围墙，墙后隐约可以望见远处林立的手脚架。右侧只露出新盖楼房的一角和到高空

去的馬道一端。蔚藍的晴空飄浮着几朵白云，远处不时傳來几声鳥鳴。

幕 启：小刘斜躺在大園木上睡得正香，发出輕微的鼾声。高芬輕声哼着歌曲上。見場上无人，就进帳篷一望，仍不見人影。

高 芬：噢，他們都上哪儿去了。今天准又沒开工。这幢病院大楼真不知什么时候能完工，一問丁工长，他就說沒有水泥，沒法拘縫。在这大跃进的时候，沒有水泥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？只是等着別的工地来支援，那得等到哪一天，真急人！（忽然听見小刘的鼾声）瞧，这儿原来还有个睡觉的。（在地上拣了根小草，輕手輕脚地走到小刘身旁，往鼻孔里捅了几下）

小 刘：（触痒醒来）啊呀，这是哪个調皮鬼，不許老子睡觉（睁眼一看，是高芬，不好意思地忙起身整衣服）。噢，原来是高芬同志。

高 芬：（笑）怎么不睡在帳篷里呀？

小 刘：那里边热唄。这儿凉快。

高 芬：怎么就你一个人，他們呢？

小 刘：他們……組长許暂时保密。啊呀，真囑！高同志，几点了？

高 芬：（看表）一点半。小刘，真不害臊，这几天你們活也沒干，还囑。

小 刘：誰說沒干活？……（見丁工长上，小刘急住口）

丁工长：噢，老高，这么早你就来了？

高 芬：我是順道到这儿来的。丁工长，怎么样，这病房大楼什么时候完工呀？

丁工长：这……这……快了。等材料科把水泥調撥下来，用不了十天，准全部交工！

高 芬：可材料科什么时候把水泥調撥下来呢？

丁工长：（为难地）我已經打了好几次报告，什么时候調下来还没有准，公司里就是缺水泥。真没办法，我們也曾請別的工地支援我們一点，誰知他們比我們还穷，还要我們支援他們呢？

高 芬：（急）丁工长，这工程已經到交工日期了，我們正等着要用病房。現在我們医院有些病人，就是因为病房不够，不能及时住院治疗，要是再拖下去那怎么行啊。

丁工长：（有点烦）我們也沒办法呀！老高，你別老催我，我心里比你还着急呢。小刘，李申他們呢？

小 刘：我剛睡着了，哪知道他們在哪儿。

丁工长：那你等一下告訴你們組长，下午馬上給我回公司去！

小 刘：
高 芬：（惊奇地）为什么呀？

丁工长：我已經跟他說了几遍了，这儿在窩工，你們还来这儿干什么？

小 刘：我們来往牆上拘縫呀。怎么，是嫌我們干得不好嗎？丁工长，你看（拉开獎旗唸）獎給特等先进小組。以厂为家办……办什么？（愁）这个字很

面熟……

高 芬：是办企业的企字。

小 刘：噢对！以厂为家办企业，节约财富为国家！我们是公司有名的红旗钩缝小组，我们干活可带劲啦，照组长的说法，好象上战场一样。

丁工长：你们是一群毛头调皮鬼。我也没说你们干活不好。现在是，没有水泥，巧媳妇难做无米饭，你们在这儿又能干出什么名堂来？

小 刘：如今媳妇敢想又敢干，无米也能做出饭！

高 芬：（笑）哟，小刘还会说快板，真行！

丁工长：净说瞎话……反正等会儿你们组长李申来了，你把我的话告诉他，让他赶紧把你们带回公司。我没功夫跟你贫嘴。（丁工长急急忙忙下）

高 芬：（欲追）喂，丁工长，这楼……

小 刘：喂，我说高同志，别追他，追他顶屁用！

高 芬：那我们急着要用房子啊。

小 刘：我们保险最近给你交工！

高 芬：（惊喜地）真的？

小 刘：（指高处）你瞧，那是谁？

高 芬：（瞭望半天）好象是你们那个不爱说话的老王。

小 刘：对，就是他，王福贵，王师傅。你看他在干什么？

高 芬：（高兴地）啊，他在钩缝，你们有水泥了？

小 刘：（摇头）没有，王师傅正在做试验。（四顾无人，悄悄地）告诉你，这是个秘密，可不能让丁工长知道。

高 芬：（点头）我猜你們是在搞技術革新；發明創造，对不对？

小 刘：（不好意思地）嘿嘿，我們都是大老粗，哪能“发”什么“明”！

（李申穿着褪色的軍衣，敞开着扣子，露出里面白背心，上面印着耀眼的獎字。他提着个小筐上）

小 刘：燒好啦！（急忙接过筐放下）

李 申：（兴奋地擦汗，向高打招呼）老高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（不等他回答就急向小刘）小刘，燒好啦。你猜我們的窑一共能燒出多少斤？

小 刘：頂多一万斤。

李 申：不，是一万八千斤。这回是王書記亲自率領我們干的。那火一燒，煙一冒，就象真的又上了戰場，大家的勁头可足了。

小 刘：啊呀，太棒了！这一下可真是狗咬鴨子呱呱叫，能为公司节省不少錢！

高 芬：这燒的是什么呀？

李 申：这……这燒的是白灰。

高 芬：燒白灰干什么？

李 申：高同志，我想和你商量一下，能不能答应我們在 this 幢楼上用白灰炉渣勾縫，保証质量合格。

高 芬：（怀疑地）不用水泥质量真能保証嗎？

小 刘：（央求）高同志，这是我們 瞞着丁工长在搞試驗，你就答应了吧。我們大家为燒白灰，已經两天一夜沒睡覺了。

李 申：小刘，你真孩子气。因为我們沒睡覺，老高就会答应用白灰代替水泥啦？应该把我們想用白灰代替水泥的道理告訴她……

小 刘：（搶着說）对，对。老高，是这么回事。我們不是因为沒有水泥，沒法拘縫已停工好几天了嗎？大家都很着急，尤其是我們組长。大前天，他路过淋白灰膏的池子，看見有位老哥在那里撿一块磚头，可是怎么也拿不起来，原来是粘住了。我們組长眉头一皱，計上心来，白灰的粘性这么大，光用它拘縫就不成嗎？

高 芬：对啊，这是个好主意。

李 申：我回来后，就把自己的想法和組里的同志談了。大家一听，都挺高兴。可是再一想，又都洩气了。虽說白灰粘性大，可是，过去为什么誰都沒这么用过呢？这么简单的事，难道別人都想不起来？准是不行。而且白灰拘出来的縫，白花花的，可真不好看。

高 芬：（有些失望地）啊！（小刘却在一旁得意地笑）

李 申：这时，老王师傅忽然想起，在馬步芳統治时期，在一次修筑某一公館的时候，工头为了偷工減料，飽填私囊，曾經用白灰砂浆砌房子的內墙。結果也沒出什么岔子。这样一来，我們就都有了勁，决定試驗用白灰砂浆来代替水泥砂浆。我們来了个分工，老王师傅作拘縫試驗，其他的人燒白灰，供試驗用，以免浪費国家的財產。你瞧，

白灰不是燒成了嗎？

小 刘：（向高芬）老王師傅就是在試驗用白灰砂漿代替水泥砂漿勾縫哪！为了不耻它白花花的难看，我們加了炉渣。老高，那顏色和水泥一点不差，（做了个怪臉）所以我才告訴你，快給你們交工了，就怕你也和丁工长一样，就認定了水泥，不相信白灰。

高 芬：丁工长知道你們在做試驗嗎？

李 申：不知道。我們曾把这事和他提了提，他沒听完，就双手齐搖，連說不行。我們知道他的毛病，沒有工程技術人員的決定，他什么也不会干。据他說，是为了避免出事故，对国家負責。其实，是迷信保守思想綑住了脚。可是我們这次試驗却得到了王書記的支持，虽說他只不过是偶然碰見我們在燒白灰，可是人家立刻就和我们一块干了起来。

高 芬：我不懂得技术，但我也不迷信；只要能保證質量，用什么砂漿我都没意見，我一定支持你們的試驗。

小 刘：（自信地）一定沒問題（拍胸脯），我这儿給你打保險啦。要是質量出問題，你揪着我的耳朵別放！

高 芬：（笑）好吧。

小 刘：高同志，几点了？

高 芬：怎么？你还想睡覺？已經快上班了。

小 刘：不是我要睡觉，是该让组长睡睡了。你看他的眼睛熬得快成孙猴儿啦！

李 申：（笑着打小刘一拳）去你的，捣蛋鬼！

高 芬：那李组长还是睡一会儿吧。列宁曾说过，不会休息，就不会工作。好啦，我还有事，回头见！（下）

李 申：（坐在园木头上倒水喝）王师傅呢！

小 刘：（指高空）那不是。噢，他在干什么？把砂浆又掰下来了！

李 申：（喊）王福贵，老王！怎么样，能行吗？

小 刘：瞧，他在摇头。

（二人张望。略过一会儿，王福贵手提着个砂浆桶，从马道上走下来，扔下桶和泥刀，把手里的砂浆块给李申看）

王福贵：嗯，你瞧。

李 申：裂缝，不牢实吗？

王福贵：（点头）是啊，刚干，就一小块，一小块地往下掉。

李 申：（让王坐下，给倒水）老王，别着急。这次不行，我们再试验，大伙一起想办法、你先喝水。

小 刘：何大宝那家伙又上什么地方去了？

李 申：在球场打球。

小 刘：干了一夜活还打球，也不嫌累，真是个球迷！

（站起）唉，要是这次试验成功了，该有多棒！我们把这办法一推广，全工区、全公司就可以少花国家的钱，多给人民盖些高楼大厦！唉，可是现在全完了。（无力地靠在马道旁；王福贵无言

地摇头，抽煙）

李 申：（沉思地看着手上的砂浆）又失败了，这已经是第三次了，怎么办？难道真的按着丁工长的意思停工待料？……不能！决不能！記得在东北复員的时候，老首长对我說，李申啊，在工地上当建筑工人，也要和在部队里当战士一样，英勇、頑强！要鬧革命就得克服困难！同志們，別灰心。只要我們齐心合力干，一定会搞成功的！小刘，抬起头来，別忘了我們是光荣的建筑兵啊。

小 刘：（抬起头）对，我們是英雄的建筑兵，什么困难都不怕！

王福貴：我說老李，也許白灰是不行。而且要註白灰象水泥一样，看来，加炉渣也不是办法。（猶豫地）要不，咱們回公司吧，省得丁工长又发脾气。

李 申：他发脾气，我們不怕！过去，我当解放軍就是为了打走反动派，好建設社会主义。如今真的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設，难道就因为沒有水泥，就不搞了？不，一定要搞！你們想想，如果这試驗搞成功了，不光我們可以开始工作，而且还可以把这办法推广到別的工地。到那时，西宁城里城外又熱鬧起来了！砌墙的砌墙，拘縫的拘縫，該有多好。

小 刘：（甜蜜地）是啊，每当我站在脚手架上往远处一望，嘿，心里真有說不出的痛快！过去西宁連一幢高楼都沒有，可現在我們已經在新修的柏油馬

路旁，盖满了高楼大厦，连这片荒野地里也在盖工厂和医院。以后我们一定再多盖些剧院和百货大楼，把西宁城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！

李 申：对啊，只要我们加油干，西宁城一定会很快变样的。到那时，马路又宽又平，楼房又高又美，汽车、电车来来往往，就和电影上的北京城一样漂亮，谁见了都要高兴得跳起来！

王福贵：到那时再高兴吧。老李，现在该怎么办？

李 申：当然继续试验。

（李申沉思地翻弄着手中的砂浆块。丁工长走上，看了看李申手里的砂浆，十分惊讶）

丁工长：啊呀，你们是在拿白灰勾缝吗？这真是胡闹。

（急跑上马道）

小 刘：（急跑过来）啊，组长，老家伙知道了，怎么办？

李 申：（沉着地）不要紧，他迟早会知道的。

丁工长：（有点得意地从马道上走下来）瞧，失败了吧？真是咀上没毛，办事不牢，搞创造也得有点本钱啊，不能胡来！我并不是在压制你们搞技术革新，白灰要是真的能勾缝，人家设计院的工程师、技术员们还不早提出了，单等着你们来搞？

李 申：（有点生气）工长，你这是什么话？虽然我们是大老粗，可我们也有颗爱党的事业的心！胡来？我们是在想办法赶快完成咱们的建筑任务，为了避免窝工和让病人早日搬进大楼！不仅这样，

試驗成功了，還可以節約水泥，壯國家少出錢。
我們工人只知道多為國家出力，這怎能說是胡來！

小 劉：對，我們是工人階級，不能白吃國家的飯！

丁工長：這我全知道，可是光用白灰，不摻水泥能行嗎？
你看拘的縫全裂口了，這不也是浪費嗎？

小 劉：那白灰是我們在業餘時間燒的，沒用國家一分錢，
呀。

李 申：拘的縫是有裂口，我們正在想辦法。

丁工長：我說了几次壯你們回公司，你們都不回去，原來
在這裡搞試驗。搞試驗為什麼事先不通知我？真是！我說李申啊，現在試驗也失敗了，這兒又沒
活兒，你們還是回公司去吧。這幾天常下暴雨，
住帳篷怎麼行啊。

李 申：我們建築工人從來不為自己的住處打算。住的壞
點，只要蓋出的房子好點，我們心裡就痛快。丁
工長，搞試驗我們事先沒告訴你，這是我們的
不是。不過，希望你還能允許我們用白灰再試驗一
下。

丁工長：什麼？還試驗？你們不想想，不用水泥砂漿拘縫
甲方會答應嗎？

小 劉：高同志已經答應了；就看你啦。

丁工長：她真是胡來！她懂得嗎，不用水泥砂漿拘縫不牢
靠，將來質量不合格，又該不肯驗收了。到那
時，這責任我可負不起。不行，我得去問她。

（丁工长匆忙地往台侧走，正好与王书记、何大宝相遇。何大宝推着独轮小车，车上放着各种小木料和一个篮球）

王书记：（招呼）丁工长，干什么去？

丁工长：找甲方代表去！（下）

小 刘：（朝着丁的背影唾一口）呸！老顽固。王书记，又失败了，怎么办？

王书记：（惊）真的？
何大宝：

李 申：是啊，裂缝，往下掉。

何大宝：（放下车，拿过砂浆一看）媽的，白烧了半天白灰，还是用不上。

王书记：砂浆配合比例没问题吧？王师傅。

王福贵：这次砂浆中的炉渣已经又减少了。

小 刘：唉，试验没成功，丁工长也知道了，多丢人！

王书记：（看大家一眼）同志们，别垂头丧气，无论搞什么创造发明，都不会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必然会遇见不少困难。人们常说‘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’大家都不要着急，慢慢开动脑筋是会想出办法来的。

李 申：请领导放心，我们大家决不向困难低头！（给王书记看）淋过的白灰膏粘性很强，可是一加炉渣就裂缝，往下掉；看来，都是炉渣加得不对。

何大宝：（把篮球扔到地下，坐在上面擦汗）那我们干脆别掺炉渣，不是更省事吗？

小 刘：那怎么成！要保証质量嘛。不掺炉渣掏出縫来白花花的多难看！

（王书记和王福贵在低声交談，李申在一旁联想）

何大宝：白的顏色才好看哪。你看我們画球場，总是用白灰，多漂亮！要是再掺上炉渣，那要多难看，就有多难看。

小 刘：啊呀，我的球迷，那是画球場，这是盖楼房，怎么能拉在一起？

何大宝：（幻想似的）要是白灰掏出縫能好看，省下炉渣，这不又是一个革新！

小 刘：白灰一掺炉渣就象水泥了，不掺象什么？得啦，别做梦娶媳妇，想得太美！

何大宝：（追打小刘）你这捣蛋鬼，又和我鬧！

李 申：（笑着拦住何大宝）算了……小刘說的对，不能不掺炉渣；要是不掺炉渣，甲方也不会同意的。

何大宝：（赌气地将球坐在屁股下）我就不信！

小 刘：噢，大宝，你推来这些烂木头干什么？瞧，有的都燒焦了。

何大宝：（得意地）嘿嘿，这小车可真是我的发明創造呢，王书记还給起了个名字，叫什麼来？

王书记：万宝运输队！

何大宝：对，叫万宝运输队……

王书记：这是大宝想出来的点子。他自从那天听了黄經理关于增产节约的又一次动员报告后，总是想办法

按着党的指示来节约三材……

何大宝：（急接上）可是怎么节约呢？我常想，组长提出了用白灰砂浆勾缝来节约水泥，又和王师傅研究出了‘吊板勾缝法’和用废料自制工具节省了脚手架和钢筋；要是再能节省木材，不就是真正的响应了领导的号召，节省了三材吗？所以，想着、想着……

小 刘：就去拣废木材？这能有多大用处！

王福贵：怎么没用，小料可以制作门窗框啊。

小 刘：噢，对了，这小料做门窗框很合适！过去我可真没把这些烂木头块看在眼里呐。好，我也参加万宝运输队，下班去拣废料。

王书记：小鬼，你可别轻看这小玩艺儿，要是全公司都能这样做，那不知能为国家节省多少木材呢。过去，我们工地到处堆着小木料没人管，都让家属拣去烧火了，多可惜啊。大宝能从小处着眼，大处着想，以厂为家，爱惜国家财产，这才是我们的好工人，好同志！大家都应该向他学习！

何大宝：（被王书记夸得羞红了脸）这没什么，没什么，都是向李组长学习的啊。

小 刘：（正在车内拣木料，见大宝红了脸，故将焦木头在手上涂了几下跑过来）你们大家看，大宝被王书记夸得害臊了；脸红得快成关公爷了。好，（冷不防将手向大宝脸上一抹）让你来个红关公变黑张飞！

（大宝被涂了一臉黑，引得大家笑了。气得大宝直跺脚）

何大宝：組長，你管不管？他总是胡鬧。你看，給人涂了一臉黑！

李 申：（一直沉思的他忽然望着大宝笑）啊呀，这太好了，太美了！

何大宝：（莫名奇妙）你也和我开玩笑，涂了一臉黑还美呢！

李 申：不是說你的臉，我是說白灰砂浆裂縫的原因找着了。

大 家：（急問）真的？在哪儿？

李 申：（指何大宝）就在他臉上。（大家又笑）

何大宝：（又气又急）你今天是怎么啦，拿我开心！

李 申：是这样，同志們，我們在白灰里掺炉渣的主要原因足让它象水泥的顏色……

王福貴：这还用你說，大家都知道。

李 申：其实炉渣顆粒大，不能和白灰粘合起来，当然要裂縫。可为什么一定要掺炉渣呢？

小 刘：那是因为炉渣是灰顏色的呀。

李 申：你剛才給大宝臉上抹的黑煤煙子再掺上白灰，不就也成灰色的了嗎？

小 刘：（恍然大悟）噢！对，掺煤煙子！

李 申：嗯，对了，煤煙子細，一定不会裂縫的。

大 家：啊呀，这太好了！

王書記：嗯，有道理，你想的真好，那快試驗一下吧。